

揚州八怪演義

寔应泰◎著

上



吉林人民出版社

扬州八怪演义

窦应泰 著

上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扬州八怪演义. 上册/窦应泰编著. —2 版.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0. 4
ISBN978 - 7 - 206 - 02653 - 9

I. ①杨 - - - II. ②窦 - - - III. 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B1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8142 号

扬州八怪演义(上)

著 者: 窦应泰

责任编辑: 于二辉

封面设计: 北京汇智泉文化

出版发行: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 130022)

网 址: 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45.25

标准书号: ISBN978 - 7 - 206 - 02653 - 9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3001 ~ 5000 册

定 价: 76.00 元(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调换。

首 引

清雍正九年。

大运河边上的古城扬州，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瘦西湖碧波浩淼，绿柳飘丝。在这从隋唐以来就久负胜名的“绿扬城廊”之内，一丛丛的绿柳宛若淡淡的纱帐，掩映着瘦西湖畔的五亭桥、小金山、白塔和月观等隋唐古迹。在怪石嶙峋的小金山东麓，有一座傍湖而筑的古亭阁，系从明代流传下来的奇伟古雅的建筑，前人称“吹台”，大清时又被文人墨客改名为“钓鱼台”，相传是康熙爷玄烨皇帝下江南时在此垂钓之所。故而它成为瘦西湖上人人注目的地方。平时一些扬州城内的文人墨客或达官显宦们，闲来无事，便来“钓鱼台”边上的那座古色古香、飞檐斗拱的“吹台亭榭”里沽酒赋诗，谈今论古。那些以“吹台”为荣为乐的雅客骚人，以“吹台”为饮酒赋诗之地，完全是因为此处系康熙爷下江南时垂青盘桓之所。当然，来“吹台”聚首的文人们还有另一层用意，即雄踞在扬州瘦西湖北岸的“吹台”之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居高临下之感。因为坐在亭阁之内，非但可以俯瞰亭台下那一望无垠，波光潋滟的湛蓝湖水，而且又可以远眺湖对岸那处于一片绿柳烟波中的巍巍白塔和可以与杭州西湖断桥媲美的五亭桥。特别是令文人们暗暗欣赏的是，“吹台”前面的幽蓝湖波中，前左右三面各有一个石筑的圆洞，一洞衔白塔，一洞连亭桥，正中那圆洞恰好成为正圆形，宛若天然的门洞，可以俯望吹台下方那一泓淙淙汨汨的清波。

今日，来“吹台”内聚会的是四位绸袍峨冠，道貌岸然的特殊客人。说他们特殊，那就是他们决不同于以往来此专为饮酒取乐的酸腐文人。四人中都是官员打扮，虽然都穿着马褂长袍的大清便装，头上没有戴顶子，也没有穿戴马蹄袖的大清朝服，但是明眼人从小金山附近那些手持闪亮枪刺，十步

一岗五步一哨的官员担任戒严的规模上看，就已经猜测出在“吹台”内聚会的，都是具有特殊身分的官员雅士。所以那些识趣的游湖者都远远的避开，他们唯恐招惹什么意想不到的是非。

“难得难得！今天你们都来为我祝贺六十寿辰，我觉得吃酒祝寿那一套屡见不鲜的老套子应该改一改了！咱们虽然都有朝廷的官职在身，但终究都是文人！所以老夫选在瘦西湖上与几位一聚，堪称别有雅兴呀！”说话的是位头戴珊瑚顶瓜皮帽，两鬓挂霜，下颏飘逸着一绺雪白山羊胡子，举止矜持，神情清傲的老官员。他名叫王造时，字逊元，号烟仙，又号西庐仙翁。此人乃是明朝晚期在扬州当过刺史的官员。大清建立以后，王造时虽然年迈在扬州隐居，但因为精熟诗画，笔锋犀利，所以即便他归隐山林，在扬州乃至江南的画坛上，仍然德高望重，名闻遐迩。他望着今天前来为他祝寿的三位学生，满面绽笑地手捋银须，嘿嘿一笑说：“我的主意是，今天不拜寿，不饮酒，难得春色姣好，景色宜人，大家何不就在这里各展雄毫，能写诗的写诗，能作画的作画！各显神通，如何？……”

“老师所言极是！”刚从北京专程回扬州为王造时拜寿的王岐山，恭恭敬敬地向端坐在那张檀木画案上的王造时深深一揖，说：“书画古来就讲出新，拜寿自然非老师所求。老师作为江南画界的魁首，艺苑的领袖，连寿庆也别具一格，实在令晚生敬重！”

“好好！茂惊不愧在京城为官，说话也别有见地！”王造时望着这位祖籍江苏太仓，康熙三年的进士，如今已在户部任要职的往日学生王岐山首先支持他的动议，欣然含笑地说：“那么，我们何不马上动起手来？”他忽然发现还有两位没有开口，急忙顿住了，侧转身来问道：“两位足下莫非另有高见吗？”

“不敢不敢！”许久伫立在王造时身后的一位面容英俊，潇洒干练的书生模样的青年政客，名叫王桐，号耕烟，字紫霞。他乃是官宦之后，显得大智若愚，寡言少语。此时他在扬州刺史衙门里担任文案理政。因他精熟书画，名气很大，又是名门之后，所以在扬州府衙里说话一言九鼎，连刺史也要畏他三分。王桐虽然在官场神通广大，一呼百诺，但是他一心要从老师王造时那里学来一套水墨丹青的功夫，所以在王造时的面前却从来恭顺有加，谦恭有礼，从来不敢施展在衙门里那一套作风。现在王桐闻听老画师王造时和在北京户部任职的师兄王岐山都已经异口同声的说要在瘦西湖畔以赋诗作画的方式，来为六旬老翁祝寿，他岂敢反对，急忙恭顺地向王造时一揖，说：“老前辈与大师兄已有言在先，紫霞岂有不从之理？我看作画祝寿，是别开生面

之举!”

“哦哦!很好!那么湘碧呢?”王造时捋着颌下的银须,高兴地连连颌首。他又将征询的目光投向王桐身边的江苏太仓知府王牧,问道。王牧急忙躬身陪笑说:“老师何必问我?学生历来对老师言听计从,只是我因忙于公务,近年来对书画之功不及两位师兄用功,只怕没有什么好诗吟出,让诸位见笑了!”

“既然如此,那就每人来上一幅再说!我已说过,能诗则诗,能画则画!谁也不许推辞的!”王造时欣然含笑,急忙向“吹台”门外一招手,早有几位佣仆进来,将文房四宝及几卷雪白的上好宣纸在桌案上摆开。一位小童专伺研墨,两位从人已将笔及宣纸铺好在桌上。然后三人退出“吹台”之外。

“茂惊!就由你先来挥毫动笔,也好给他们作一示范!”王造时指指桌上的纸笔,示意他的大弟子王岐山率先动笔。王岐山也不客套,将袖子一捋,左手操起一支狼毫来,在端砚上蘸饱了墨,他略一沉吟,说:“老师,学生一时没有想起什么好字句,索性就写一首前人诵扬州的诗吧,可好?”见王造时欣然点头,王岐山便在那宣纸上笔走龙蛇,挥挥洒洒的题下四句古诗来:

十里长街市井连,
月明桥上看神仙。
人生只合扬州死,
禅智山光好墓田。

“好诗好字!”王桐和王牧在旁见大师兄写完,都齐声赞叹不已。王造时手捋白髯,俯身望着纸上王岐山写下的狂草,沉吟半晌才说:“茂惊在北京果然长进许多,字迹要比他当年进京前好很多了!而且很有些怀素和尚的风韵!而且他选的这首唐人张祜的诗也极妙!张祜虽还不能称为唐代大家,但他的这几句诗却说出当时许多大诗人大骚客心里的话,那就是他们人人慕羡我们扬州风光奇绝,甚至连死在扬州都不足惜!真是一幅很绝妙的条幅,让它作为给我的寿礼,真是涵义深沉!……”仙风道骨的王造时喋喋地赞叹了一番,又对王牧笑道:“莫非湘碧是想送我一轴画吗?我知道近来很喜欢临摹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何不让大家也见识见识?”

“不成不成!”王牧连连摇手说:“学生只能是喜欢石涛的山石,随便摹仿也是很不像的。又怎敢当众献丑?既然大师兄已经开了头,我也只能效法,也为老师写上一轴字吧?”王牧当场写下的诗是:

落魄江湖载酒行，
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
赢得青楼薄幸名。

“哎呀呀！字是好字，可惜这首杜牧的诗你选得不好！”不等王岐山和王桐开口，白发皤然的王造时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口说话了：“湘碧，如果我没有记错，这首诗该是大诗人杜牧在扬州任刺史时，他自己不理政务，终日沉溺酒色的写照！这首诗如是别人写倒也算了，只是你如今也在太仓县任知府一职，职位与当年的杜牧大致相当！莫非你也要步他后尘，沉湎酒色而疏懒政务与书画吗？”王牧万没想到他写的诗却惹来非议，慌忙解释说：“老前辈言重了！我不过是一时慌急，忽然想起了杜牧为扬州留下的诗句而已！”王岐山也劝道：“老师不必计较前人诗意，只看湘碧兄的字迹可有长进就行了！”王造时说：“字当然是无甚可说！”

轮到在扬州府当文案的王桐写时，他可是左思右想，搜索枯肠，最后他写了一首唐人王建的诗：

夜市千灯照碧云，
高楼红袖客纷纷。
如今不似时平日，
犹自笙歌彻晓闻。

“不好不好！这一首更不好！”王造时不及王桐在砚畔掷笔，便忍不住地摇头叹道：“紫霞，你写的字好姘且不说，在老夫寿辰之时，你为何要以这种令人败兴的诗来送我呢？莫非你真的连王建为什么要写这诗的景况也不晓得吗？”

“这……我……！”王桐大吃一惊。

王牧也微微一怔，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自怨自艾的说：“真是越乱越出错，我和紫霞今天这是怎么啦？”王岐山喟然长叹一声，对不知所措的王桐说：“王建虽然也在诗咏扬州，可他所写的却是‘安史之乱’以后咱们扬州的惨景呀！前人有那么多大诗人来扬州，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孔尚任和王士禛，他们都有许多咏叹扬州美景的诗章，你偏不写，为何忽然来了这么一首！”他以大师兄的口气训斥了王桐以后，又来到脸色阴冷的王造时

面前，劝解道：“您又何必想得过多？其实紫霞兄书写王建的诗，也并无恶意！老师的生辰，理应允许学生们尽情的发挥嘛！老师已说过能写诗写诗，允许百花齐放才是！如果老师欲责问过错，应该拿我是问才对！因为书录前人诗章是由我引起的！”王牧也劝道：“老师应该高兴才是。当年我们三人拜先生为师，专攻花鸟山水，也画人物。书法本来都是随便练起的！如今因有老师的指点，不但扬州知道有个‘四王’，就是整个江南也是我们‘四王’在统治画坛！老师是江南画界的领袖，今逢寿辰，您该画一轴画来才是呀！……”

王造时听了，回嗔作喜，连说：“好好！如今咱们‘四王’不但在江南闹得妇孺皆知，怕是连塞北关东也知道我们王造时、王岐山、王牧和王桐四位画坛奇才吧？”王岐山说：“老师说得对。据说连康熙爷也知道扬州有‘四王’！老师前年所绘的《康熙南巡图》，已被送进宫里悬挂！连宫中御画院的几位高手也叹为观止呀！”

“哈哈！好好！”刚才一度因为挑剔王桐诗句而郁郁不乐的王造时，又被王岐山等人吹得满脸绽笑，有些飘飘然地拿起笔来，说：“刚才咱们师生已有约在前，那我就献丑于众，就仿仿东晋大家顾恺之的《庐山图》。”众人齐围过来，只见王造时将宣纸铺开，挥笔娴熟，勾划了了。只见山峰嵯峨，飞瀑如雪，几丛岩畔修竹老树下，是几块嶙峋怪石。山间一条曲折小径之上，又画出书生小童，牵着一头毛驴，攀爬而上。岩顶上松林如黛，蓊蓊郁郁，宛如屏障。整幅《庐山图》在眨眼转瞬之间绘成，初看时几乎可以与晋代大画家顾恺之所精绘的《庐山图》一模一样！王造时将庐山的雄姿淋漓尽致的展现在小小画幅上以后，又在画卷的天头之处，仿题上顾恺之的四句小诗：

春水满四泽，
夏云多奇峰。
秋月扬明辉，
冬岭秀孤松。

“妙妙！这幅画又配上顾恺之的《四时诗》更有画龙点睛之感！”见王造时踌躇满志地将笔一放，王岐山等人立时拍掌报好，赞叹称绝。王岐山、王牧、王桐正在为王造时所绘的《庐山图》拍手叫好，忽然听到从小金山下的“长堤春柳”小径上，传来一阵参差不齐的嘈杂之声。“出了什么事？”有些得意忘形的王造时正陶醉在三王的恭维阿谀声中，忽然回转身来，见一位疯

疯癫癫的瘸脚老人，身背一只渔鼓，正边走边唱地向“吹台”方向走来，半路上被几位荷枪的侍卫拦阻。蓬头垢面的瘸脚渔夫便与几个士兵推搡争吵起来。

“是个打渔的老疯子，告诉他不能往吹台这边闯，可是他就是不肯听！非要过来不可！”一位士兵头目神色慌张地进来报告。“荒唐，真荒唐！”刚才因错录前人诗词而被王造时责怪的扬州府文案史王桐，对他手下的士兵拦不住一个瘸脚渔人而大发雷霆之怒：“今天是老师的寿日，要在这吹台里赋诗作画的，早已告诉你们不得外人打扰！可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

“紫霞！别恼火！”王造时劝住气咻咻的王桐，说：“何苦去与那个瘸脚渔夫大动肝火！他是个疯子，既然非要过来，索性就将他放过了事！”王桐本来想命令手下士兵将那瘸脚渔夫赶出去，不料老师劝阻，只得作罢。这时，见那瘸着一只左腿，浑身破衣烂衫，满头乱草般长发的垢面渔夫，已经冲破了士兵的几道哨卡，一路上大摇大摆的蹒跚而来，手拍着渔鼓，破锣似的嗓子在高声唱道：

扬州画坛有“画王”，
一师三徒贯称强。
前无古人成画霸，
后无来者好猖狂。
若论诗画凡人笔，
貌似正统蜡头枪。
别人都把四王吹，
唯独我敢骂皇上！

听那瘸脚渔夫点名道姓的骂“四王”，刚才还乐陶陶的王造时登时惊呆了。在扬州城里他是东头一走西边发颤的大画师，万没有想到如今居然有人将他及三位徒弟编成渔鼓词来骂，王造时的脸由红变白，又由白变青。他气得浑身抖战，正欲大怒，却见那瘸脚渔夫背着只破渔鼓已经旁若无人的闯进他们四人谈诗论画的“吹台”上来。瘸脚渔夫这猝不及防的举动，不但大出王造时的所料，就连在官场上为官的王歧山、王牧和王桐三弟子，也有些措手不及。

王桐愠怒地上前揪住那浑身褴褛的瘸脚渔夫道：“你是何许人？敢如此放肆，可知这位老先生是谁吗？”瘸脚渔夫嘿嘿冷笑，说：“知道知道，扬州

百姓哪一个不识君呢？我不但认识他，也还认得你们三王！三王加一王，恰好正是四王！哈哈！好一个赫赫有名的‘四王’。其实恕我打渔的嘴臭，你们‘四王’也不过是应了那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老话！我根本不信你们‘扬州四王’会有什么真本事！”瘸脚渔夫嘿嘿的冷笑着，一把将揪住他衣襟的扬州府文案王桐推开，踉踉跄跄地来到“吹台”内那张桌案前，见王造时、王岐山和王牧三人都被瘸脚渔夫的一番话气得脸面铁青，目瞪口呆，冲向三人煞有介事的一拜，说：“我乃扬州城有名的烟庐渔翁，久闻你四王以花花草草，山水鸟兽的粗技陋法，招摇江南！今日偶来瘦西湖，又闻知‘四王’以权势来此吟诗作画，不得寻常百姓前来‘吹台’。我于是心中不愤，斗胆闯来，倒要亲眼看看你们‘扬州四王’究竟有何真功夫？如你们是真功夫时，我烟庐渔翁倒要四处为你们扬名，如是假功夫或是欺世盗名，我就要在江南逢人必说，逢人必讲，直将你们‘四王’批得臭不可闻！”

王造时面色惨白，气得胡须乱抖。王岐山从未遇见过这种棘手之事，有心将他逐出，又恐惹来麻烦。王牧虽在太仓任知府，但在扬州地面终究不好发号施令。只有王桐是扬州府内的官员，但是他刚才在烟庐渔翁旁若无人闯进“吹台”时，已被他重重地搯了一个趔趄，因不知这瘸脚渔翁的来历，只好在一旁忍住气等待时机。

“哈哈！哈哈！果然都是些凡人笔墨，并无什么值得称道之处！”烟庐渔翁凑到桌前，煞有介事的俯下身来，一一翻过王岐山、王牧和王桐刚才抄录的几首唐人诗章，鄙夷地一笑，摇头晃脑地揶揄道：“我以为名噪一时的王岐山、王牧和王桐，定有什么奇才异志，原来都是以官职相互吹捧起来的虚名！你看，既然是今日以吟诗作赋的方式来为你们的老师傅祝寿，就该来些真本事！你们怕是搜索枯肠，也凑不足四句诗来，便只好拿前人的名句来冒充？唉唉，可悲可悲！你们照抄前人诗句，又算哪路的名家呢？！……”

烟庐渔翁这一番尖刻刺耳，一针见血的责问，使得刚才还得意洋洋的王岐山和王牧、王桐三人，都顿时赧颜满面，羞愧难当。他们自知理短，不敢与来势汹汹的瘸脚渔夫相争，只得呆立在那里任其奚落嘲讽。

“大胆渔夫！你也太猖狂了！”许久忍住怒气未能发作的王造时，此时见他的三位高足弟子，居然会被一个蓬头垢面的瘸子渔夫当面贬得一文不值，再也忍不住胸中怒火，银髯颤抖地扑上前来，揪住烟庐渔翁的衣袖，愤愤然地责骂道：“你一介下九流，臭打鱼的蠢汉，居然也敢唐突当今大清的几位江南名士，真是太无王法，太无体统啦！刚才我念你一个无知的小民，任你胡言乱语，未加理睬！如今你既然敢如此口出狂言的评诗论画，我倒要问你一

问，你可知我所画的这幅《庐山图》是临摹何人名作？如你能说得出来，我就饶过你刚才的一通无理谰言，如你一窍不通，或信口雌黄，我就下令官兵将你一顿乱棍打出瘦西湖去！……”

“何止要打？索性就将这不知高低的疯子，装进麻袋，扔进瘦西湖里喂鱼！”王桐直到这时方才从震怒中醒转过来，他恨恨地朝那烟庐渔翁狠唾了一口，恨不得上前将他卡断喉咙，以解心中之恨。

“疯子疯子！从哪里跑来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疯子？”王歧山又恨又气，连连的跺脚。

“真是大煞风景！早知今日在这里遇上这个令人恼恨的混蛋，倒不如就在老师的花园书斋里聚首，吟诗作画倒也不受外人打扰！”王牧追悔莫及地连声叹气。

“哈哈！让我来看你的画吗？我正是想来见识的。我料想你这老朽也不会有什么惊世奇笔的，有何值得大惊小怪呢？”烟庐渔翁又一阵嘿嘿冷笑，将那只湿漉漉的渔鼓往身后一甩，蹒跚蹒跚地上前来。又是煞有介事地将王造时刚才墨迹未干的《庐山图》拖到眼前来看了一阵。他不看则已，看后忽然仰面哈哈大笑，直笑得他眼泪直流，直笑得案边的“四王”目瞪口呆，情知这个来历不明，且又口出狂言的疯子，决不会说出什么好话来。王造时正在后悔不该让这种不识时务的草民无赖去看他的《庐山图》，但是已经晚了。只见烟庐渔翁狂笑了一阵，边拭着眼泪边说：“我当你有什么惊世的奇作，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你真的也像你那三位徒有虚名的弟子一样，绘画也没有什么自己独特的东西，不过是又偷摹着晋朝的大画家顾恺之的杰作！唉唉，真是可怜又可笑，你们‘四王’的名声在江南塞北人人皆知，却原来都是一些银样蜡头枪！都是在抄袭前人旧作，墨守成规，一本正统，全无自成一家的创新啊！他们三位弟子，倒也罢了，可笑可骂的却是你这号称江南画坛魁首的老东西，居然数十年来一直欺世盗名，以临摹前人的旧作，偷窃他人的技法来蒙骗今人！真是太荒唐可恨了！……”

“你、你……”被烟庐渔翁骂得狗血喷头的王造时，气得浑身颤抖，颓然地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气喘吁吁地呆坐在那里，语塞无言。

“你这匹夫，满口谰言！”王歧山再也忍不住了，他气咻咻地冲过来质问：“你既然如此无理无道的诋毁贬低我们师徒四人，莫非在当今之世，还有什么人胆敢与我们‘四王’比试高低吗？”

烟庐渔翁不屑地撇撇嘴，又一阵嘿嘿的冷笑，道：“在朝为官的自然除了你们四个，再也找不出什么更出类拔萃的人物！不过当今在野的平民百姓之

中，比你四人画术高超，笔法雄健的奇人，当是大江南北，比比皆是！远的暂且不说，仅以江南地面，扬州附近，最近便已有八位奇人出世！他们虽然一个个地位低微，出身寒门，但却一个个身怀绝技，画作前无古人！这八位民间画师，各有一个独特画法，决不沿袭偷窃古人技法以迷惑今人，而且各自怪异，并无丝毫雷同。以自身本领，自成一家！故尔人称画坛八怪！……”

“胡说八道！在扬州只听说‘四王’，从没有听说什么‘八怪，!’”气得满脸煞白的王造时，摇晃着他那白发皤然的头颅，愤愤不平地指责那疯疯癫癫，当众责骂“四王”的烟庐渔翁说：“如果扬州真有什么‘八怪’，老夫倒要见识!”

“嘿嘿！你好大的口气，又好大的胸襟！只怕日后那八仙画怪显身发迹之后，就要气炸你们‘四王’的肚皮的!”烟庐渔翁见王造时向他追问扬州八怪的名姓，不急不躁，说道：“你们四人高高在上，以食朝廷俸禄，兼以水墨丹青来附庸风雅，自然无法闻知李颀、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郑燮、李方膺、罗聘这八位杰出画怪的大名！这八位此时虽然有的隐居乡间，有的落魄漂泊，有的虽有短暂官运，但终因他们不善官场逢迎和吹吹拍拍，迟早有一天这八位画坛之怪，都要齐聚扬州的。到那时他们八人便成了你们这四王的画坛对头！真可谓是棋逢对手，真伪相敌，到那时且看你们谁高谁低，哪一位是昙花一现，哪位是万古流芳?!……”烟庐渔翁说到这里，望着已经目瞪口呆的王造时、王歧山、王牧、王桐四人，诡谲地眨了眨眼，又高深莫测地嘿嘿一笑，然后挥起宽大的袍袖，手托着那只视若宝贝的渔鼓，蹒跚跚跚地走出了“吹台”，沿着瘦西湖边的一条卵石小路，一瘸一拐的飘然而去。一路上他咚咚锵锵的拍打着渔鼓，又抑扬顿挫地唱起来：

先有“四王”凶，
后有“八怪”来。
假假又真真，
画坛如戏台。
……

王造时眼睛呆呆地望着那自称烟庐渔翁的怪汉唱唱咧咧，一瘸一拐地消失在水天相衔的远方，他一阵昏厥袭来，口吐白沫，一个踉跄栽倒在椅子下面。惊吓得王歧山、王牧和王桐三位弟子大惊失色，都慌然地扑上来将王造时抱起，可叹他已不省人事……

王造时 60 大寿在瘦西湖畔的“吹台”上因受烟庐渔翁一顿冷言嘲讽，心火迸发。一气之下，回到他的宅子里昏昏然地鼾睡了两日。到第三日夜晩，万籁俱寂之时，王造时在迷迷糊糊间，忽地做了一场怪梦。那梦境宛若在扬州的瘦西湖畔，他在碧波涟漪烟波朦胧的湖面上泛舟。蓦然，只见晚霞如锦，夕阳璀璨，远方天际忽然飘来偌大一朵五彩祥云。那朵云越飘越近，转瞬之间已经飘来面前。王造时急忙抬头一看，见云朵上刚好伫立着八个人，都十分陌生，定神看时，见那八个人中间，有我器宇轩昂，剑眉睿目；有人秃额宽额，满腮浓须；也有人文静安适，举止练达……但是这八个人令王造时感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是书卷气很浓的文人墨客。因八位来客是乘驾五彩祥云而来的，因此在王造时的眼里，人人身披绚丽光霞，个个仙风道骨，使王造时在相形之下，顿生自惭形秽之感。他慌忙从小舟上站起身来，向云朵上那八个文人躬身一拜，说道：“请问八位仙人姓甚名谁？！……”

八个文人在云团上都被王造时这副谦恭阿谀的举止逗得哗然大笑。为首一人马褂长袍，下颏一绺黑须，他手拿檀香折扇，“哗”的一甩，扇面上画了一束傲雪冬梅，他冲着仰首翘望的王造时说：“我们哪里是什么八仙？我们是画界的八怪！老夫子，你大可不必惊慌，我们八人都是江南的平民百姓！在下名叫金农，字寿门，号冬心！乃是浙江钱塘人氏，又号稽留山民的便是！一生别无所求，既不求官又不为相，只以梅花为师，梅花为友！……”王造时惊得白须抖动，连连颌首说：“久仰大名，如雷贯耳！请问另外几位姓甚名谁？”金农见须发皆白的王造时一副恭而敬之的神态，哈哈一笑，依次指着他身后的七位贤达之士，一一向他介绍。他指着一位瘦削清癯，头戴斗笠身着长袍的男子说：“老夫在扬州以官界为重，自然不会认识绰号东海布衣，又号瘦瓢子的黄慎！此人本是福建宁化人氏，只因闻听扬州乃是天下文人雅士集聚之地，又有瘦西湖等名胜，所以才决计来此与各路画界贤达聚首！”

“哦！原来如此！”王造时连连躬拜。

“此人名叫李鱣！字宗扬，号复堂，他有两个别号，一为墨磨人，一为懊道人！”金农笑指身边身材高细瘦削，气度潇洒的李鱣告诉王造时道：“说起来你老夫子应该认识他才对，因为李鱣本来就是你们扬州属下的兴化县人氏，只因出身贫寒，无依无靠，15 岁时便来到扬州为有财人家当仆童。这也该他有福，有幸结识你们扬州老前辈画家蒋廷锡，拜他为师，方成为大器呀！……”

“佩服佩服！”王造时又是一拜到地。

“此人名叫李方膺，因他排行老四，故而人称他叫李四哥！”金农指着身

材矮胖，面现威严福相的李方膺说：“李四哥为人耿介，他字虬仲，号晴江，别号秋池！他本是江苏南通人，按说他本该在仕林官场，也像你们‘四王’那样，以居官为乐，闲暇时又可以舞文弄墨为乐。谁知他李四哥生来便没有官运，仅仅在山东和安徽做过两任道台，便因为不善官场学问，而被贬官罢官。李四哥无官一身轻以后，听说扬州非但文人英雄聚会，而且又因临靠京杭大运河而深受其惠，扬州从此商贾云集。有商贾，自然就对以卖字鬻画为生的李四哥极为有利！所以他也就沿大运河直寻扬州而来！……”

“欢迎欢迎！”王造时违心说道。

“哈哈！你这久霸扬州画坛的老龟孙，只怕是我们弟兄真的来了扬州，你那狭窄心肠，怕是难以相容吧！”不料王造时的话音刚落，就从八人中跳出一位性情暴烈，腮边丛生黑森森短须的魁梧大汉来。他愤愤不平地指着满面堆笑的王造时骂道。

“你是何人？竟敢开口骂人？我与你又是素昧平生，何故出口伤人，不懂文人礼教？”王造时怒不可遏。

“我与你素昧平生，但我汪士慎却久闻你们‘四王’称霸扬州画坛的恶名！”汪士慎言词犀利，直来直去，不讲情面：“其实你与王岐山、王牧和王桐四人，充其量不过是些以画为涉足官场，借而哗众取宠资本的一伙无才之徒！像你们这些不学无术之人，又怎么能真心欢迎我们弟兄八人前来扬州呢！致于你问我何人？我当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可以奉告于你，我汪士慎字近人，号巢林，别号心观道人！还可以告诉你的是，我汪某人是安徽歙县人氏，是久慕扬州方才到此地的！根本不惧怕你们这类倚仗官府的画魁！……”

“欺人太甚！你们欺人太甚！”王造时气得白须乱抖，胸口起伏，坐在小船上忘记了划桨，使得小船在湖水里打起漩来。

“我们都不过是落魄的书生，哪里敢在扬州欺侮你名声赫赫的王造时呢？”云彩氤氲间，闪出一位相貌奇伟，浓眉阔目的颀长书生来。他面庞黧黑，胡须飘逸，站在云端朝着瘦西湖中独荡孤舟的王造时冷笑说：“其实，我郑燮生来就讲义气豪爽，平生只喜欢笔墨书画，不喜功名利禄。更不想以欺人害人为乐。何况你这白发皤然的老叟呢？何苦要来欺你？！……”

“听你开口不俗，不知你何人？”王造时仰望郑燮，只觉得此人相貌非同一般寻常之人，又听他开口文质彬彬，有理有据，心里暗暗地吃了一惊：莫非这几个人就是瘸脚渔夫所说的“扬州八怪”吗？如果“八怪”人人都是才智超人，胸怀绝技的人物，日后扬州城里又如何能容得下他王造时和其他

三位弟子?! 他不禁抽了一口冷气。

“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莫非你真的糊涂到连郑板桥也不认识吗?” 金农手拄藤杖, 笑眯眯对脸色铁青的王造时说: “此人便是远近闻名的克柔先生, 是你们扬州府兴化县大名赫赫的郑燮, 郑板桥呀! ……”

“啊——? 郑板桥?! 是他……?” 王造时有些心虚气短, 两腿发软, 浑身颤抖不禁。

“还有这两位, 也一并介绍给你!” 金农指指身边一位身饰朴洁, 粗布褙衫, 不修边幅的黑脸车轴汉子, 对王造时说: “这位高翔先生, 才真正是你们扬州人! 他字凤冈, 号犀堂, 别号山林外臣! 别看此人出身贫贱, 却心性高洁, 他所绘的山水花卉, 别说你们扬州的‘四王’望尘莫及, 怕是明代的大家徐渭见了也要退避三舍! ……”

“太狂妄了! 你们太狂妄了! 公开贬低老夫倒也罢了, 居然如此口吐狂语, 连明代大手笔徐渭也不放在眼里!” 王造时怒火填膺, 在船上跳着脚向云空上的八个怪人挑衅大骂: “你们八个已决不仅仅是画坛之怪, 而且显然是画坛的八个凶狂之徒! 老夫我不活了, 索性与你们八人拼个高低上下, 以解心头之恨! ……”

“诸位前辈都不必理他, 让我也来气气这个白毛老驴!” 云端之上, 金农、李鱣、李方膺、郑板桥、黄慎、汪士慎和高翔七人, 都被湖中跳脚大吼的王造时骂得心头迸火。一个个手捋袍袖, 冲上前来, 欲与那故作伪善, 内藏凶煞的“四王”之首王造时评理论争。不料众人身后闪出一位俊逸青年, 翩翩书生。他名叫罗聘, 字遯夫, 号两峰, 是安徽歙县人, 别号花之寺僧人。来扬州特来投拜金农门下为徒的, 他见老师金农与其他几位画界师长, 都被王造时给骂得心火迸蹿, 怒不可遏。罗聘冲上前来, 指着湖中的王造时骂道: “你这白毛秃驴, 也配在我们八人面前张狂? 在我们八人没来扬州之前, 不该让你们四王称雄, 真是山中无老虎, 猴子也称王! 如今我们八怪出世, 来到扬州, 就要改改扬州百年的老皇历, 重开一代画风。标新立异, 独树一帜! 非要让你们‘四王’个个气得满胸邪火, 无颜在世上苟活! ……”

“啊——啊——” 王造时的恶梦做到这里, 一骨碌从床榻上翻身爬起。一口气没有喘上来, 却连吐几口鲜血。黎明破晓时分, 在扬州及江南素有“画王领袖”之称的王造时, 气大伤身, 咯血猝死。

目 录



首 引	1
第 1 章 太仓府八县搜名画 陈知县闯宅报佳音	1
第 2 章 王牧屈尊造访识怪才 黄慎隐居湖上献名画	8
第 3 章 彭袆褫进谗说贗品 王岐山衔恨捕黄慎	16
第 4 章 大刑加身黄慎本色未改 摆酒湖上金农歌里作画	27
第 5 章 作画成痴高翔众怒难容 才高震主雪禅忍无可忍	38
第 6 章 淫女闹寺庙雪禅设计 流浪杭州城高翔卖画	48
第 7 章 画遇知音巧识汪士慎 酒楼龃龉义结黑和尚	57
第 8 章 刀插两肋马源闯私邸 不可一世王桐忘旧情	71

第 9 章	高犀堂临危救玉娘 彭裱褙因画入囹圄	82
第 10 章	王造时骗画为盗名 汪士慎愤然辞官府	92
第 11 章	茅屋煮酒金农吐真情 夜闯府邸马源送贿银	105
第 12 章	王岐山密谋献假画 汪士慎义舍葫芦图	113
第 13 章	河上遇郑燮清高远避 渡口捕癘汉仙踪杳然	123
第 14 章	清漪园献画起狐疑 小山房品茗议弹劾	132
第 15 章	屈尊长街雪中寻李鱣 英雄煮酒慧眼识名画	142
第 16 章	刘子壮闹骂递情报 王岐山哭求大学士	153
第 17 章	官中盗画意在逐李鱣 府内摆酒本为释前嫌	161
第 18 章	夤夜幽会大臣入民宅 白昼宣淫捉奸反遭打	169
第 19 章	徐文元暗布网中网 李宗扬误入国子监	178
第 20 章	无端陷害明诗当反诗 设计恫吓夤夜出囹圄	186
第 21 章	小村遇倩女书画定情 雷塘逢渔翁一语惊人	197